

「窮理致知」(Veritas et Conscientia) 與大學精神 — 王健文

將近一年前的事了，去年十二月，參與有關成大識別系統建置的會議，很自然的，會議中討論了是否將成大校訓作為設計中的元素？如果要，除了中文的「窮理致知」外，英文翻譯會是什麼？

新聞中心提供了一個目前學校文件中使用的英文翻譯“seek for truth, toil for good”，意思差近，但我總覺得與宋明儒學中「窮理致知」的涵義並不貼切。

「窮理致知」：從朱熹、陸九淵到王陽明

「窮理致知」是自稱宗奉陽明學的蔣中正手書，其正解宜由王陽明入手。「理」、「氣」、「心」、「性」是新儒學最重要的一組概念，因此，宋代以後的新儒學，一般

也稱作「理學」。「理」的定義，朱熹的說法最明白：「天下之物，則必有其所以然之故，與其所當然之則。」「皆得於天之所賦，而非人之所能為也。」至於「氣」，莊子曾說「通天下一氣耳。」先秦以來，儒、道、陰陽各家，莫不以「氣」做為宇宙萬物組成之根本元素。簡言之，「理」是原理，「氣」則是宇宙萬物的基本元素。

朱熹主張「性即理」，只有性才是天賦之純粹的理。陸九淵則以為心在道德上是自足的，天生具有知善行善的能力，因此，陸九淵主張「心即理」，以為格物不過格心而已，因為所有的理皆內在自足於心。

朱熹雖也主張「事事從心上理會起。」他說：「譬如燒火相似，先吹發了火，然後加薪，則火明矣。若先加薪而後吹火，則火滅矣。」然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朱熹又以為需窮盡萬物之理，「用力之久，……一旦豁然貫通」，「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」相對的，陸九淵則直指本心，教人以簡易直截的方法復其本心之善。陸九淵甚至大膽地宣稱：「苟知本，六經皆我註腳。」

王陽明首先從朱學入手，遵循即物窮理的工夫論，20歲時，與友人坐窗前格竹子之理，七日而得病。感嘆：「聖賢是做不得的，無他大力量去格物」。36歲時，頓悟「格物致知」之旨，於是才明瞭聖人之道，「吾性自足」，捨此外求，企圖即物以窮理是錯誤的。

十四世紀以來，朱熹的儒學詮釋居於正統地位，並成為科舉考試的基礎。朱熹那種對根本原理進行理性探索與實在研究的精神，在王陽明的時代，往往流於瑣屑，支離破碎。王陽明認為，程朱學派以心及物而窮究事物內在之理，其說不免以物為外在，心與理分別為二。王陽明質疑，若理外在於心，則尊親歿世之後，我們就不再孝親之心，心中亦無孝之理。所以王陽明以為理與心合一，孝之理即是實踐孝之心罷了！

因此，王陽明認為，所謂「格物致知」，即是「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，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」前者是「致知」，後者是「格物」，這就是王陽明的「致良知」學說，統一了「心」與「理」的兩個範疇。

有人指著岩中的花樹問王陽明，你說天下無心外之物，如此花樹，在深山中自開自落，於我心又有何相關？王陽明答說：「你未看此花時，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；你來看此花時，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，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」

王陽明的「格物致知」，「格」是「端正」，使萬事萬物皆得其理；「知」是「良知」，以自身內在之良知映照萬事萬物。因此，王陽明的「格物致知」科學知識論的成比較淡薄而道德的倫理學意味濃厚。

即便不從陽明學說，「窮」是窮盡之義，並無「困而學之」意涵（這是為甚麼一開始我對 *toil* 有意見），「理」兼有「原理」*principle* 與「真理」*truth* 二義，與「心」對應，也有內在與外在的兩種說法。「致」可以是「得」，也可以是「極致」或是「延伸」（*seek* 太淺）；「知」可以是「知識」，也可以是「知性」。甚至是王陽明所說的「良知」（*good* 無從表達更複雜的意涵）。所以我覺得 *seek for truth, toil for good* 不是最好的翻譯。

「窮理致知」是「即物窮理」與「格物致知」兩者的結合。在儒學史上原本就百花齊放、各種不同的詮釋各擅勝場。我以為最好的轉譯是調和朱熹與王陽明學說之異同，找出其最大公約數。

Veritas et Conscientia

我自己對宋明新儒學所知甚少，英文又不好。請教了兩位朋友，都是思想史專業的哈佛博士（台大歷史系宋家復、中研院史語所陳熙遠），得到一般通解是 *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principle and extension of knowledge*。

朋友提供的翻譯很清楚，但是不夠簡短有力，不好作為文宣式的標語。要精簡有力，恐怕只能「傳神」而非只是「達意」。

進一步求教，朋友認為「致知」還有王陽明「致良知」的內涵。我想那是對的。對於我傳神不只達意的建議，家復提議用拉丁文的 *veritas* 與 *scientia*，取真理與良心的意思。

我完全不懂拉丁文，但頗喜以精簡的拉丁文傳神譯解「窮理致知」的處理方向。那包括在形式上都很有趣，以西方世界的古文翻譯東方世界的古文。

於是我再請教歷史系翁嘉聲老師，他熟悉古希臘文與拉丁文，翁老師很同意採用那兩個拉丁文，他進一步說明：

「*scientia* 這個字的字根 *scientia* 是 *science* 的字源，原來是『知識』，所以 *con+scientia* 這個字從『共有的 (*con*) 知識』跨到『共享的知識』，跨到『共同理解』、『同理心』，然後是有明顯倫理學含意的 *conscience*，『良心』。王陽明說得十分好。*Veritas* 問題較少。在國外校徽上常會出現幾個拉丁字。我覺得這兩個字相當適當。」

但一開始翁老師考慮的是：「我的困難是其中『動作』沒有辦法在這兩個拉丁字明顯呈現出來。」

後來一封信，翁老師表示：「既然是校訓，儘量簡短。將『窮』及『致』翻出來，那拉丁文會長一些，變得像原來您所列的英文翻譯，我都覺得不太像『校訓』。所以我認為您用兩個拉丁字來呈現是好的選擇，但要加上 et (= and) : Veritas et Conscientia。」

翁老師又做了完整的詮釋：

「Veritas 這個字雖然也可以廣泛使用，但在原意上比較偏向超越、抽象的『真理』，像希臘哲學上的 aletheia（唸成『阿雷帖以雅』，『真理』大學的英文翻譯）或英文的 reality。這個字經常出現在歐美研究機構的校訓中或校徽上（我的印象）。另一個候選字是 Sapientia（唸成『沙皮煙提雅』），但這是『智慧』，羅馬有個天主教 Sapientia 大學。『窮理』的『理』還是以 Veritas 較佳。Veritas 比較會強調個人對純粹知識的追求，但 Conscientia 則有共同及倫理（而這倫理是根據深思熟慮共識之後所得）的意涵，所以加起來相當全面。」

真理的雙軌：知識與倫理

感謝翁嘉聲老師以及兩位校外朋友，身邊有著博學朋友真好。「校訓」作為傳統由上而下的「規訓」當然已不合時宜，也不是那麼貼切於大學獨立自由之精神。特別是以大學之外的政治權力擁有者的言語作為大學「校訓」，其實與大學精神是背道而馳的。

不過就這個既存的歷史事實，若不以人廢言，「窮理致知」作為大學的精神追求或是形塑傳統的箴言，倒不失為是深刻的言語。

不論是先秦儒道所稱的「道」，還是宋明儒者所說的「理」，都不只是純粹的概念，也涵括著概念的實踐；「道」是真理，也是實踐真理的道路。因此，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一體，智者應該同時是行者。

另一方面，大學除了是知識的場域，也是倫理的場域；只有充實飽滿著「善」，才是最高的「真」；大學除了是知識的殿堂，也應該是良知的堡壘。

翁老師說的「con+scientia」這個字從『共有的（con）知識』跨到『共享的知識』，跨到『共同理解』、『同理心』，然後是有明顯倫理學含意的 conscience，『良心』。『完美的會通』了東西方的古老智慧，「窮理致知」，應作如是解。

如是我聞。

全文首載於成大校刊254期

